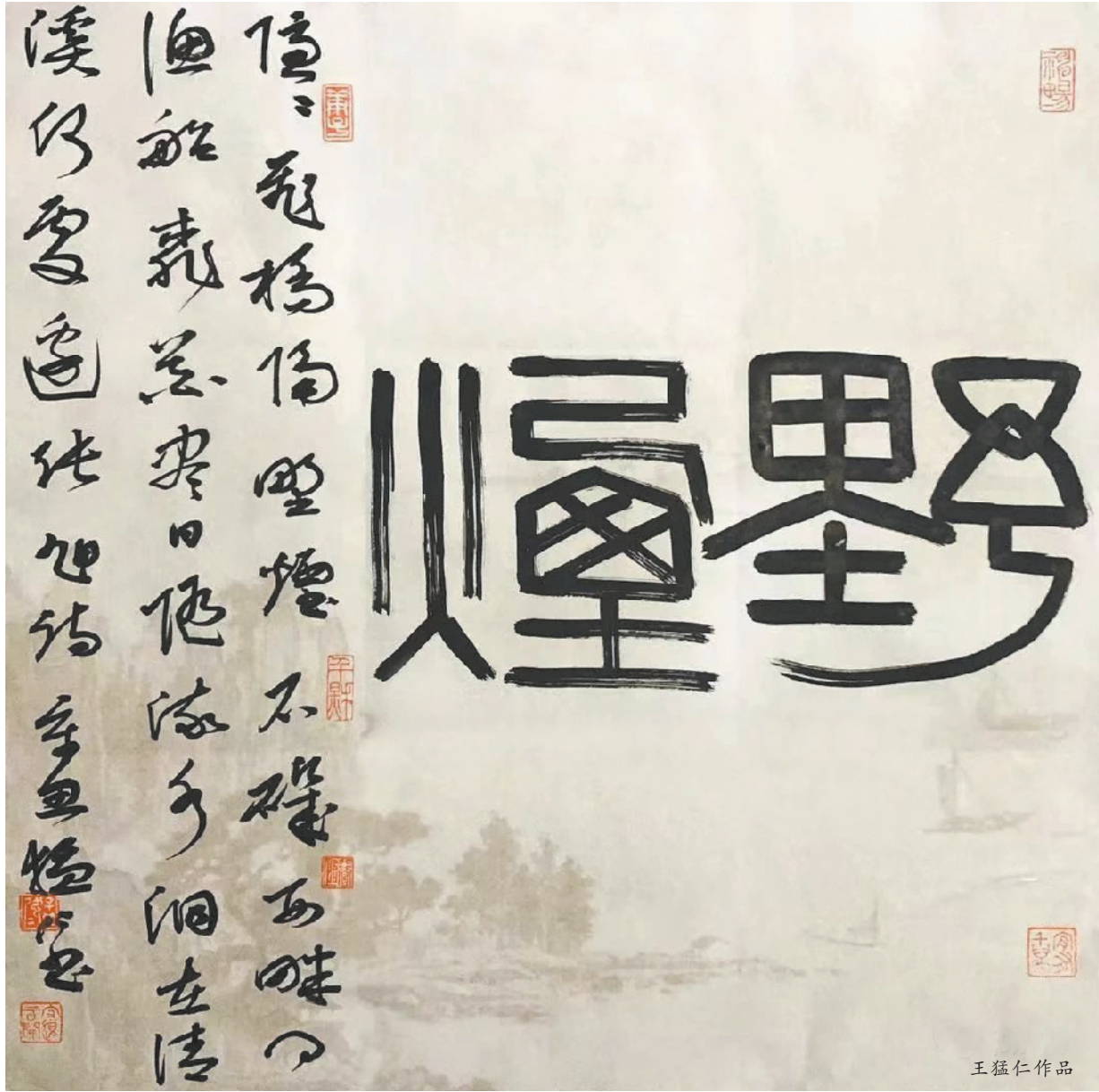


一挂不老的青藤

——漫谈王猛仁先生的诗歌书法艺术

郝永伟



汉字特有的象形气质、间架结构和后世不断演变出来的字体流变,浩瀚而富有美感,最终成就了一门书法艺术。而书法与文学的关系,自古迄今,难解难分。有性情、有面目的笔墨的获得,需要一份恒久的热爱,需要对线条语言的敏感天赋,需要广阔的人生阅历。真正的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笔者每每遇到能够从纸面走向鲜活的笔墨与文字,都会品咂再三,进而产生对这一书写者无尽的想象。好的笔墨、好的文学恰如一挂不老的青藤,时时温润人心。王猛仁先生的诗歌和书法能给人以如许感动。笔墨里的千变万化,诗歌世界中的意象纷呈,纸面上呈现的总比笔者表述的详细。毋庸置疑,文人书法家王猛仁先生具备这样的条件,清风明月窗头挥毫,中原风物文心犹在,成为一人之心底事,值得思索。他的诗歌和书法远离众生奔跑的时代浮躁,很通感、很古典,萧然透出远意。在清欢岁月、烟火温情中“执笔抵心,以书寄情”,书写和吟唱出文化长河中的一波涟漪。

马尔克斯说:“如果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的秘诀。”无疑,王猛仁先生是掌握了“幸福的秘诀”的那个人。他1959年出生于河南扶沟,自幼喜爱文学与书法艺术,从手摘星辰的稚子梦到天风海雨的中年人生,乃至退休后一面打理世事、一面回应心事的准老年生活,诗歌书法一直陪伴着他。吟最好的诗歌,写最好的书法,做最好的自己,是他践行的人生目标。对于一个纯粹的诗人、书法家而言,艺术的启蒙多带有几缕泥土气息。终不忘,少年时代丢失了一个陀螺是否理想就不再旋转式的敏感与惆怅,正是诗人天赋的最初表现。而饱蘸墨、慢挥毫,专注于墨池细浪亦成挥之不去的流年成长记忆。终不忘,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梦想,以诗歌和书法为努力的向度,郁郁葱葱,寻脉造山,数十年如一日,须臾不曾远离。可以说,那柔曼而不失阳刚、多情而不乏理性的诗歌风采,与他独特而坎坷的人生感情经历不无关系,“情不知所始,一往而深。”质朴刚健的隶书及灵动飘逸的行草成就了他在当代书坛的一席之地。多少动情往事长留心底,因了这难得的文学与书法之爱,志节丹诚,温暖如火。

必须承认,王猛仁先生的诗歌语言兼具个性与时代性,读来极易产生共鸣与共情,诸多诗歌意象来源于生活,而经由他的情感炉火煅烧后产生的意境却又高于生活,可谓,俗中见雅,引人深思。他虽有着行伍出身的经历,却不乏老一代人的文化素养与追求。不妨以其近作《那不曾中断的光芒》为例:“从一捧黄土的身体里溢出/有如荒凉困乏的田野/骤然之间/凝成神妙的句句/把内心的痛苦一一披露/有时,她像我们的思想/以苍白的谶语/踟躅在忧郁的天穹/尽管无声

却时有雪花飞舞/倘有一天/我们的目光无法握住美丽的鱼/不如让风盛开/我能隐约记得/一张张憔悴的面孔/透过星星点点/总想让自己潇洒几分/尽管鸽哨不怎么嘹亮/一首古老的民歌/长时间占据浓云密布的心头/向着枯黄而光秃的林木抒情/我开始奔波,瞭望/从容不迫地藏起泪水……”一捧黄土从身体里溢出,披露出内心之痛苦。而这痛苦之由,是否为故乡曾经的一张张憔悴的面孔?是否为占据心头的那首古老民歌?还是在奔波中藏起的泪水?读来引发种种感慨,见天地、见自我、见人生。

正如李俊功先生对诗歌的评价:“正是他内心深处那份对日子的淡定与从容的体现,是以情感之丰沛、灵魂之密语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朴素生活的解读和阐述,对内向抒情和外向放逸的极具体贴关怀之能事的张扬和耐心。也不难看出,其选取景观之用心和设法增强‘汉语性’意味的努力,都十分明显,诗人的趣味和取向,无不在于一个个看似简单但却繁复异常、看似平常却蕴藉深厚的词语中,化为可感可触的诗歌形象。”真切道出了王猛仁先生诗歌中的内核所在。

作为当代较为出色的文人书家,王猛仁先生十分注重诗歌与书法的互相滋养、圆融共通。王猛仁先生步入书坛较早,成名亦较早,其书法作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见诸全国各大专业报刊,并应邀出访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书法艺术交流,后成为周口市书协终身名誉主席。著名书法家张坤山先生在《融汇众家,陶醉性灵》中认为,王猛仁的书法给人的启示是:“王猛仁根植传统、敬畏经典,书法以汉碑为基调,兼习北碑汉简,亦在行草书方向下了不少功夫,以求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他努力在汉隶中挖掘那些与自己个性相适宜的经典碑帖,如《张迁碑》《乙瑛碑》和《礼器碑》等,反复临摹深化理解。在宗法汉隶经典的基础上,他还观察到秦汉简书的生动恣意和意趣风神,并将汉隶和简帛融汇化合,寻求法度与意韵的统一……近年来,他将隶书又做了相应调整,强化规范性与协调性,笔法趋简,字势求正,多了一些平和之气”。无疑,王猛仁先生写出了来自心灵的碰撞,写出了冰糖加雪梨般沁人心脾的笔意,一笔一画都是好年华、足风流。他的隶书书体,葱管般秀气、灵活、耐品,得隶隶过渡初期的精髓,以及汉隶的正大气象而不失自己的面貌。可以这样说,王猛仁先生的隶书书体,醇似长窖之酒,润如久养之玉,笔墨中的营养,衍生出无数组合、无限可能。他的行草书体,充满二王帖学的营养,魏晋风流、宋人意趣宛然,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其诗歌的节奏和韵味,洋溢着烂漫、优雅与深情。我想,王猛仁先生的书法,除了天赋之外,与其人生阅历乃至性情、志趣、审美、理性性大有关联。所以,他的笔墨中有水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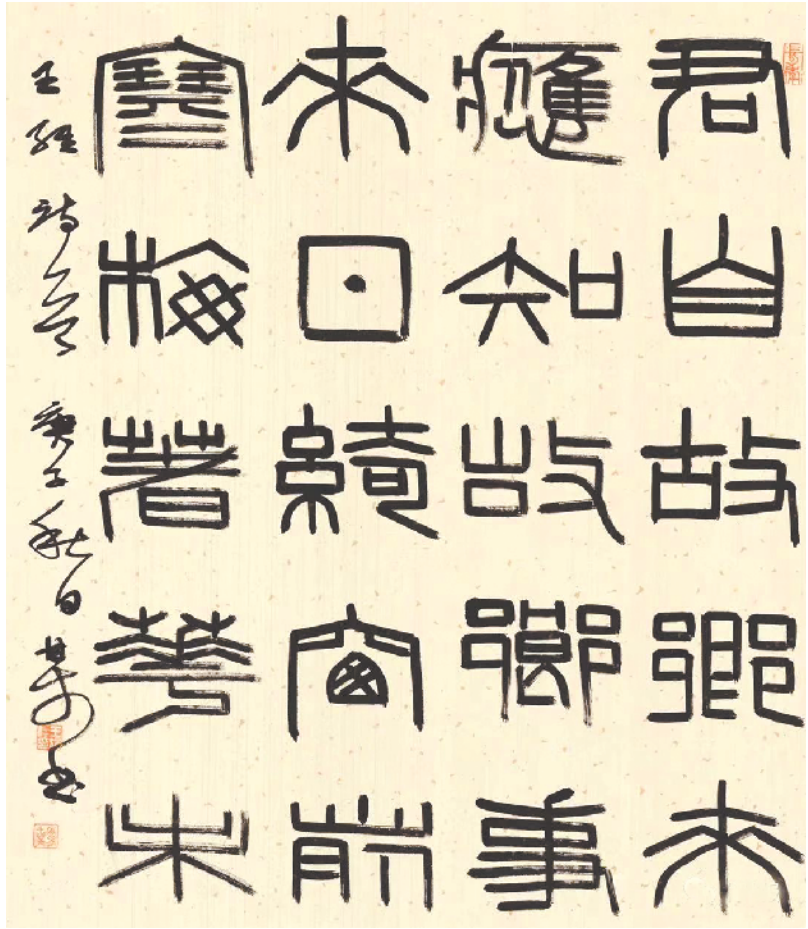
沙白的青春梦想,有夜海中央的月轮倒影,还有归鸿齐飞引发的乡愁,挥毫运笔中,时或可见一场力与美的对决,一次中原大地与向晚清风的对话。这是他有别于其他同龄书家的独特魅力所在。

在诗歌与书法创作之外,王猛仁

先生从传统时代经典中汲取能量和营养的实践,还落脚在他的文人信札与当代书家书写其诗歌墨迹收藏上。在他看来,浓缩几多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与时代印记的文人信札与书家书写其诗歌墨迹,不啻一份丰厚的笔墨、文化资源。盛世兴收藏,收藏是一种慢,更是一种人文心态与文化修行。王猛仁先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有自己明确的收藏体系,不盲从、不跟风。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他的书法中除了本该有的传统的基调,还鼓荡着文人的书写意趣,在端朴厚重、沉着痛快中保有一份难得的书卷气。不言而喻,王猛仁先生的书法创作是在传统国学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不只是单纯地以书法家的身份进行书法创作,而是以诗人和收藏家的身份在倾心书写,调动的的是所有知识储备,即便到了今天,王猛仁先生的诗歌、书法、收藏探索之路仍在继续。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说:“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在这份浓烈中,我看到的是王猛仁先生的人生阅历与其诗歌、书法艺术的水乳交融,互为滋养、互相敬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时代的影响,开始诗歌书法双向起步,到这些年情怀满在的成功实践,王猛仁先生为当代诗歌、书法、收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做自己,成为理性中的那个自己,并担负起应该肩荷的社会责任,是他放在心头的座右铭。在这样的创作态度中,自然能写出不一样的悠哉、不一样的味道。同时,也强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糙笔写浮心的笔墨,更不需要赚取噱头的收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实话,王猛仁先生尽管年过花甲,然而,未来的书法与诗歌之路还很长,可拥有对传统文化的那份深沉热爱与担当,以及让人放松、不予设防的性情,我们还担心什么呢?与其把书法、诗歌创作当成他个人的从业史,莫不如视作他的心灵成长史。木坚而焰透,铁实而声宏,那个令人钦羡的人书俱老、诗境天成之境,或早或晚,都会到来。



王猛仁作品

据张世族谱载,张本姓吴,世居山西崧南酸枣庄,明初迁来项城。始祖张二公落户虹河南,即殒寇镇的下虹桥。传至张公锡才,已是十三世。张锡才,字广聚,世据县城东北高庄。至锡才公时移居秣陵镇东北张新庄。县城以东地势低洼,准草丛生。张锡才靠采薪割准草,担卖淮草勤劳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日久置地数十顷,仓中积粮一二百石,积钱数千缗。有了经济实力,锡才公便走上了育子成才之路。

其子张国安,即张伯驹的高祖父,字莫邨,号留余,监生。生二子。长子张程远,任山东郛城电务厅(从六品)。张程远生四子:长子普庆字尧天,候选县丞。二子普变、三子普化、四子普善。普庆生八子:长子淑颜又名钟芳,字毓庵,太学生,邑附贡生,候选教谕。张淑颜之妻是袁世凯的堂妹、袁保毅之女。张镇芳和张淑颜是大排行的兄弟,即同一个曾祖。

二子张致远(1798年~1875年),字静斋,号道久。因其孙张镇芳显贵诰封光禄大夫。到了张致远,迁住项城阁楼,家中已拥有土地二十多项。张致远原配凡氏,无出、早卒。继妻刘氏生二子二女。长女嫁淮阳鲁台鲁氏子;次女嫁崔马庄太学生崔履中;长子张大木,太学生,38岁而卒;次子张瑞桢即张伯驹之祖,字恩周,甲午恩科举人,候选知县,钦加五品衔,赏戴兰翎,诰封光禄大夫。

张致远也是饱读诗书,因耻于非义进身,才榜上无名。据项城文史资料《守望文脉——张镇芳家族》一文中引,宣统三年项城知县朱宝璠为致远公写的《赠荣禄大夫静斋公传》记载:“公淑配刘夫人,为淮宁望族,掇巍科者踵相接,公亦以此自励,师友切磋,夙夜不倦,积久业益昌,试辄列前茅。卒以不屑辇金为幕夜行,不得志于有司。”

曾任北洋学堂监督,京师文科大学监督的孙雄所撰《项城张公馨庵(张镇芳)行状》一文中记载:静斋府君勤学励行,为世儒宗。弱冠应童试,列前茅。己宰彭君使人授意,索馈暮夜金,府君(张致远)峻拒之。曰:“我耻于非义进身,宁落孙山外也。”古人云: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张致远拒绝贿彭知县,功名之路从此绝迹,慎惜!

张致远继配刘氏,是淮阳名士刘华躬的女儿。刘华躬,淮阳名儒,素称饱学之士,参加河南乡试,榜上名列第二。刘夫人经常向儿子讲述外公博学宏通,来鼓励子孙刻苦学习,早登龙门。刘氏嫁张致远时,丈夫已二十多岁,她便请名师指导丈夫学习典书,撰写文章。两个儿子到了读书的年龄,刘氏又请名师,夫妇二人亲自教子读书。长子张大木,入京城国子监,二子张瑞桢,考取了举人。张锦芳后来回忆说:“先严泮水采芹,秋围折桂,则皆先祖妣教育之力也。吾张氏自高祖采薪积财,富甲一邑。然虽积食箱而没授青紫,卒为世人所轻视。自吾祖妣功夫教子,终捷于春秋两闾,以为亲戚族党光。此乃张氏由耕而读之一大关键也。”

长子张大木生四子、二女,即张鼎芳、张存义(早卒)、张钧芳、张馨芳。四人和张镇芳是堂兄弟,镇芳公显贵后,被尊称为:大大人、二大人、三大人和四大人的兄弟四人。除张存义早卒外,三人皆入国子监(张镇芳、张锦芳则被称为五大人、六大人)。张大木的二女儿(张镇芳的堂姐),嫁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

二子张瑞桢(1839年~1897年),字恩周,号雨艇。居居项城阁楼村。据张氏族谱载:张瑞桢,幼而奇颖,读书目数行下。精于天文地理,旁及先秦诸子百家,无不综览以博其趣,尤精研《易经》。文章精深渊懿,纵横恣肆,不拘一格,他人不能及也。同县名士高积勋光緒丁丑年(1877年)进士,才望重一时,独倾倒于张瑞桢,二人常互相赠诗以唱和。高积勋有诗赞瑞桢道:“风度端凝张九龄,沈酣子史醉六经。观书朗朗眼如月,下笔振振走雷霆。”张瑞桢早年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屡困于乡试,他边教书育人,边致力攻读,终于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考取了举人。张瑞桢考取举人,按惯例,士子们都要拜谢主考,正式成为主考门下弟子。因这年的主考刘若曾与张镇芳是同榜举人,张公虽出其门下,张瑞桢初次拜见恩师,刘若曾仍先行下拜伯父,一时传为佳话。(张瑞桢中学这年,五十五岁,三年后,于光緒二十三年五月,病逝于阁楼,享年五十八岁。)

张瑞桢之妻刘氏,是丁集镇刘新庄秀才刘其青的女儿,也是江北提督刘永庆之妹。刘永庆另一位姑姑,嫁给了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刘永庆和袁世凯、张镇芳二人是姑表兄弟,袁世凯和张镇芳则是姨表兄弟。三国时,东吴乔国老的两位千金,凭借乔国老的德望,一位嫁吴王孙权,成了国夫人,一位嫁大都督周瑜,则成了一位夫人,后世闻名。项城秀才刘其青的两个女儿,虽嫁给了普通士子,却因子而贵,一位是民国首任大总统,一位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贵为一品夫人,比起三国东吴大小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必将留名后世。(刘永庆是一位勤政爱民,乐于善行的好官,其事迹另有介绍。)

刘氏生二子二女,即张镇芳、大女、二女、张锦芳。刘氏出自书香门第,儿女刚会说话,其母便口授《三字经》《四字鉴略》《千字文》《百家姓》等蒙书,朝夕讲解其大意,到人塾时,外人都传说他们特别聪慧。其实,却是其母早期的启蒙教育,和后来其父的严格要求。张锦芳在《先兄馨庵公家传》一文中记载:兄长自束发受书备尝甘苦。凡读古文诗词,父亲危坐静听,抑扬顿挫之间稍有含糊,当即面加申斥。每天鸡鸣而起,默背复习,不许点灯,只燃二根香火,忘了就对着香火照视一下,防其用心不专。每逢三、八授课日,都要作诗文赋各一篇,次日早上交卷。稍有不工,几天内不断责嚷。张镇芳从十九岁游泮宫,二十一岁食廪,二十二岁考取拔贡,后中举人,成进士,十年寒窗,很少和家人团聚。直到第二年做了户部主事,才得携家眷入住京城。

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号芝圃。光緒十八年壬辰科(1892年)进士。1901年,随两宫西狩回京,被恩赏四品衔,在农曹任职。继被委为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务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长卢盐运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民国时曾任河南督军兼民政长,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等职。张镇芳娶妻智氏,乃淮阳智王庄人。其父智杰之,庠生,伯父智照之,拔贡,曾任兰仪县教谕。智氏二十一岁嫁张镇芳,先生一子,数月病疾卒。又生一女,次年庚子之乱,又卒于避难的路上,以后再无生育。张镇芳又娶了四位夫人,皆无生育。直到1903年,才将六岁的侄子张家琪(伯驹)过继过来。

张瑞桢长女嫁汝阳康生杨悦善。杨悦善字亭云,1866年生于汝宁府之前年湾,廩生。其祖上出身贫寒,种大户张瑞桢家的土地。到父辈稍有好转,才让悦善读书,悦善幼聪颖、刻苦好学,张公爱其才勇,把大女儿嫁其妻。婚时嫫媿贫,随将县城西北大凡庄,一百二十亩地、一房丫头、一处宅院送作陪嫁。张氏生二子,长子杨可栋,字干民。少时即随其舅父张镇芳就读,毕业于北洋大学,初任河南民政科长,继调安徽禁烟局任局长。后见国是日非,便辞官归里,读书课子,习医施方惠济乡邻。二子杨可权,字仲恒,幼时,也随其舅父就读,毕业于天津警官学校,曾任天津铁路局南北段稽查长。后因戒烟操之过急而卒,时年二十九岁,妻染氏殉节。

张瑞桢二女,嫁本县监生夏瑞勋,生平不详。

张锦芳(1872年~1942年),字■庵,晚清廩生,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政事堂存记、道尹。张锦芳娶妻马氏,乃曾任广西武宣知县马秀芝之女。马氏因受到其父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惜无出、早卒。马秀芝也是个清正爱民的好官,其事迹另有介绍。

张伯驹家世及部分至亲的德政善行

杨箴廉

(未完待续)